

中国与拉美关系 60 年：总结与思考*

· 郑秉文 孙洪波 岳云霞

内容提要 中拉关系从长期“累积”稳步推进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目前全方位、多层次、宽渠道和官民并举的发展新局面，为此，本文提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拉关系呈现出特有的“累积—跨越式”发展特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进一步强化了拉美的不可替代性，从战略高度考量中拉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已刻不容缓，这是当前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的重要体现。尽管台湾因素仍被视为中国在拉美的核心利益，但因其具有复杂性，且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正日趋转变为中国在拉美的“常规利益”，而“发展利益”正上升为中拉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对中国来说，拉美是其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并逐渐成为中国能源来源地多元化的现实选择和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战略性支点。对拉美来讲，他们始终在对华关系中以追求经贸合作的实际利益为重点，并把中国看作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的战略选择。鉴于此，本文提出，“发展利益”完全符合中拉双方的发展逻辑，是中拉双方共同追求的战略核心和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 中国与拉美关系 “累积—跨越式”发展 “发展利益” 国家利益 经贸合作

一 中拉关系历史回顾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的关系源远流长，传说公元5世纪，中国僧人就曾东渡墨西哥。据中外文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拉美（以下简称“中拉”）人民的交往^①。然而，拉美却是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最晚的一个地区，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那样，中拉友好往来要采取渐进的积累方式，不要希望抱个金娃娃，提过高要求^②。确实，新中国对拉美的外交“从一片空白起步，采取了一种‘累积式’发展、稳步向前推进的方针”^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开启对拉美的民间交往，历尽艰辛，最终得以在七八十年代迎来中拉建交的两次高潮。21世纪初，中拉关系开始向“跨越式”发展阶段迈进。60年来，中拉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局部突破到大面积突破，从小规模、低层次交流不断向大规模、高层次推进的过程”^④，这个过程凸显了中拉关系“累积—跨越式”的发展特点。

（一）第一阶段：民间交往（1949~1969年）

收稿日期：2009-09-14

作者简介：郑秉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洪波，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岳云霞，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中拉之间以民间交往为主。面对东西方对峙的两极格局，新中国开拓与拉美的官方外交关系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拉美国家执政者的反共成见和台湾当局的干扰、破坏”^⑤。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严格禁止拉美国家政府和新中国进行官方接触，甚至阻挠、破坏拉美和中国的正当贸易”^⑥。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下达的“我国对外关系60年：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课题的拉美分子课题的成果之一。本文较多引用和借鉴杨万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外交政策之研究（1990~2006）》，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写作过程中课题组多次讨论文章结构与观点，并多次个别征求意见，十易其稿。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供职的机构，仅代表作者个人，文责自负。在写作过程中，苏振兴、江时学、杨万明、宋晓平、吴白乙、吴国平、袁东振、贺双荣、张凡、杨西等研究员提出宝贵意见，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本文是在提交给2009年8月29日召开的“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研讨会原稿基础上修改而来的，作者对与会者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衷心感谢。

① 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② 黄志良著：《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③④ 杨万明：《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外交政策之研究（1990~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19页，第126页。

⑤ 黄志良著：《中拉建交纪实》，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⑥ 黄志良著：《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由于深受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控制，拉美国家也普遍对新中国存有较大疑虑，继续同台湾地区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鉴于发展中拉关系的多重阻力，周恩来总理确立了新中国与拉美国家应“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逐步走向建交的基本方针，并具体指示：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要细水长流、稳步前进；即使民间往来也要从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使拉美友好人士受到伤害和感到为难”^①。中拉关系的“累积式”发展之所以起步于“民间交往”，实为新中国难于打开对拉美外交的局面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迂回前进策略，其目的还是为了以“民”促“官”，等待和寻求对拉美外交的政治突破。

根据上述民间外交方针，中国积极主动与拉美开展民间往来，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和经贸交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0年至1959年期间，就有约19个拉美国家1200多人访问中国^②；中国也先后派出文化艺术、经贸等方面16个代表团访问拉美^③。通过民间往来，拉美人民对中国有了更具体的了解。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对华文化协会、友好协会或商代处等民间机构，成为推动中拉民间交往的桥梁。中拉贸易也由20世纪50年代的几千万美元上升到60年代的21亿美元^④。随着民间交往增多，拉美逐渐形成了一股由民间推动、以“民”促“官”的潮流。古巴革命胜利后，1960年9月中古两国建交，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支持拉美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如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区主权、拉美国家捍卫200海里海洋权和争取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的斗争，等等。

（二）第二阶段：建交高潮（1970~1977年）

70年代，中国迎来了与拉美建交的第一个高潮。50年代，中国在拉美没有一个建交国。60年代，中国和古巴建交是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的结果，可被视为一个特例。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是中拉关系“累积式”发展的一个政治突破，它得益于多种有利因素的汇融。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美苏争霸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⑤。同期，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进一步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197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⑥。在上述背景下，一些拉美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拉美同亚洲、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利益，他们开始认同第三世界立场，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现对外关系的多元化^⑦。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圭亚那、墨西哥、古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7个拉美国家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投了赞成票^⑧。面对世界形势变化，周恩来总理曾“预感拉美同新中国建交的高潮即将来临”^⑨。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出于对自身国际影响和实际利益的考虑，一些拉美国家已经无法回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终于迈开了与中国的建交步伐^⑩。1970~1974年，中国先后同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等9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70年代后半期，中国又与苏里南和巴巴多斯建交。到70年代末，中国已与12个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后，墨西哥、圭亚那等国领导人陆续访华，经贸合作得到拓展。据统计，70年代，中拉经济贸易代表团的互访约有50多个

① 黄志良著：《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② 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464页。

③ 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④ 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500页。

⑤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298~231页。

⑥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1974年2月22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00~601页。

⑦ [委内瑞拉] 德梅特里奥·博埃斯内尔著，殷恒民译：《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7~272页。

⑧ 沙丁、杨典求等著：《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3页。

⑨ 黄志良著：《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⑩ 杨万明：《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外交政策之研究（1990~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23页。

团次^①。同期，中国与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签署了经济和贸易协定，中拉双边贸易额累计超过 30 亿美元，贸易商品发展到几百种^②。此外，中国向圭亚那、牙买加、秘鲁等国提供了无息贷款、援建纺织厂等援助项目。

（三）第三阶段：平等互利、共同发展（1978～1992 年）

1978 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对拉美政策也相应作了重大调整，其主要特点是在巩固和扩大在拉美外交阵地的同时，开始重视与拉美发展经贸合作。根据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战略判断，中国当时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着眼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并努力扩大对外经贸关系。而拉美国家此时为摆脱债务危机，陆续实施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1985 年 10 月，中国政府首脑访问拉美期间提出了中国同拉美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③ 1988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时指出，“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就是和平与发展”^④。同年 11 月，邓小平会晤乌拉圭总统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时表示，“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⑤。在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对拉美的外交摆脱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做法，强调国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党际间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中拉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对拉美政策重大调整之后，80 年代中拉双方实现了高层互访，拉美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第二次高潮。1981 年 10 月，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拉美，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大国的国家元首也陆续访华^⑥。1980～1988 年，中国又相继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伯利兹建交^⑦。到 80 年代末，中国共与 17 个拉美国家（不包括 3 个中止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拉美的外交阵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中国改革开放促使中拉经贸关系跨上新台阶。1978～1992 年 15 年间，中拉贸易总额累计达到 290 亿美元，是改革开放之前 27 年内累计额的 5

倍多^⑧。中国还同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等 9 国签订了 17 个合作、合资经营项目协议，合作范围包括林业、渔业、纺织业等。此外，中国还积极探索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在农业、航空、石油勘探等领域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四）第四阶段：建立长期稳定关系（1993～2000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对拉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随之加大。拉美国家普遍重视对华关系，有 30 多位拉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国领导人访问的拉美国家和次数也在增多。1993 年 11 月，中国与巴西两国建立了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拉关系的新开端。1995 年 11 月，江泽民主席会见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时表示，“加强同拉美国家在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⑨。中国和拉美各国同属发展中国家，1997 年 12 月江泽民主席在墨西哥参议院演讲时强调，“中拉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未来，大力加强中拉友好合作。这不仅符合中拉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实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⑩。鉴于中国和拉美国家在

① 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年，第 502 页。

②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线统计手册”（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line）。

③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第 442 页。

④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230～1231 页，第 1257 页。

⑥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圭亚那等国总统，秘鲁、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伯利兹等国总理访问中国。引自洪育沂主编：《拉美国家关系史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年，第 507～508 页。

⑦ 格林纳达 1985 年 10 月 1 日与中国建交，1989 年 8 月 7 日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2005 年 1 月 20 日又与中国复交；尼加拉瓜 1985 年 12 月 7 日与中国建交，1990 年 11 月 9 日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伯利兹 1987 年 2 月 6 日与中国建交，1989 年 10 月 23 日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引自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42 页。

⑧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线统计手册”（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line）。

⑨ 《江泽民与卡斯特罗会谈》（1995 年 11 月 30 日），载《人民日报》1995 年 12 月 1 日，第 1 版。

⑩ 江泽民：《增进友好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1997 年 12 月 2 日），载《人民日报》1997 年 12 月 4 日，第 6 版。

对方外交中的地位都在提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成为双方共有的迫切需要。

90年代,中拉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长足发展。1997年,中国与巴哈马和圣卢西亚建交。到90年代末,中国共与19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①。中国开始发展与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等拉美地区组织的关系,并为之建立了对话或磋商机制。1998年1月,中国正式加入了加勒比开发银行。1993~2000年,中拉贸易总额在1978~1992年累计额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多,达到585亿美元^②。在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中拉合作也取得显著进展。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约10亿美元,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与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在铁矿、石油等领域的合作^③。此外,中国同拉美国家的科技合作初见成效,特别是1999年10月中国与巴西联合研制、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1号”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 新世纪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进入第五阶段,即“跨越式”阶段。在经历50多年的“累积式”发展之后,大约从2001年开始,中拉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由“累积式”发展向“跨越式”发展迈进,“累积—跨越式”特点开始完全显现,终于抱个“金娃娃”(周恩来语)。

“累积—跨越式”发展临界点的突破,得益于中拉关系于21世纪初迎来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9·11”之后,美国小布什政府一直忙于国际反恐,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困扰,无暇顾及拉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并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特别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问拉美后,为拉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中国的贸易需求改善了拉美的贸易条件,对拉美经济2003~2008年进入新一轮增长期起到了助推作用,使其连续保持年均5%的增长率^④。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中国在发展,拉美在发展。向双方提出了加强合作的新要求,也创造了加强合作的新条件。中拉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⑤。

当前,中拉关系“跨越式”发展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双边关系正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官民并举的新局面。中拉高层交往更加频繁,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入。无论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经贸合作规

模的扩大,还是合作渠道的拓展、新的合作机制的建立,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以下6个显著特点。

第一,向战略高度跨越。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中拉双方利益融合点不断增多,彼此相互提升了对对方在外交全局中的战略定位。继巴西之后,在2001~2008年间,中国又与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8年1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指出,“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拉关系,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⑥同年11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秘鲁国会演讲时强调,“中国一贯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的友好合作,中拉利益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双方关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⑦。由于新兴市场的地位处于上升态势,各种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日益加剧,无疑将对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就西半球地区格局而言,拉美地区的凝聚力有所增强,同时各国对外政策多元化日趋明显。墨西哥重点发展与美国、加拿大的关系,巴西则巩固和提升在南美的大国地位。受中拉经贸关系的推动,中国已成为拉美国家对外关系多元化的重要战略选择。俄罗斯努力重返拉美,恢复其传统影响。印度、伊朗也正积极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在拉美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尤其“9·11”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始终处于

① 圣卢西亚1997年9月1日与中国建交,2007年5月5日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新华网,2007年5月6日。http://news3.xinhuanet.com/mrdx/2007-05/06/content_6062975.htm

②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线统计手册”(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line)。

③ 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565页。

④ 苏振兴:《2009年的拉丁美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机遇》,载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8~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⑤ 胡锦涛:《携手共创中拉友好新局面——在巴西国会的演讲》(2004年11月12日),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4日,第1版。

⑥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新华网,2008年1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5/content_10308177_1.htm

⑦ 胡锦涛:《共同构筑新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08年11月20日),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2日,第3版。

“波动”状态。奥巴马总统执政后，美拉关系进入“调适过程”。因未能关切拉美扩大进入欧盟市场的利益诉求，欧盟与拉美的关系进展缓慢。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拉关系，双方可成为互相借重的重要战略力量。

第二，向平衡的地缘格局跨越。巴西和阿根廷属于南美大国，而墨西哥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的地缘政治经济联系。从发展潜力看，拉美形成了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为中心的“增长极”，并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新兴政治力量；秘鲁、委内瑞拉和智利等南美中等国家作为正在兴起的发展中板块，有一定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中国与上述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拉关系发展的国别地缘格局日趋平衡，不仅提升了中国把握拉美外交全局的能力，而且增强了中国对拉美外交在地缘上的灵活性。2007年5月，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中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加勒比建交国建立了磋商机制，2006年在北京举行了第3次磋商之后，中国与加勒比10国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鼓励和支持各自企业在“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框架内增加接触，扩大合作。中国把加勒比国家放在外交全局的基础性位置，并将之视为重要的外交资源^①。

第三，向全方位合作跨越。中拉政治互信增强，迄今为止，中国已与21个拉美国家建交。自2000年以来，拉美近90多位国家元首、议长和政府首脑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也访问了约20个拉美国家。中国共产党与拉美的80多个政党建立了新型党际关系，双方议会、政府部门对口交流和文化交流广泛开展，结为友好省、州或友好城市的单位已达102对^②。中国已与10多个拉美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同巴西联合研制、发射的3颗地球资源卫星被誉为“南南高新技术合作的典范”^③。截止目前，拉美已有19个国家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为推动中拉人文交往，中国还与绝大多数建交国签署了文化和教育交流协议，并在墨西哥、巴西和智利等国建立了多家孔子学院。《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对中拉关系发展作了远景规划，涉及政治、经济、人文和安全四大方面以及30多个具体领域，为全方位推进中拉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④。

第四，向多样化的经贸合作方式跨越。目前，中国是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则是中国第二

大海外投资目的地，中国因素已成为“推动拉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⑤。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拉经济同步保持相对稳定且快速增长，双边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也随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在中国对外经贸总量中的地位稳中有升（图1）。2008年，中拉贸易额较2003年增长了近4倍，拉美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长了2倍，中国对拉美的投资额也增长了近4倍之多^⑥。目前，中国已与智利和秘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与哥斯达黎加的FTA谈判也有望在2009年内完成。通过与拉美国家签署FTA，中国为挖掘经贸合作潜力提供了制度性框架。金融合作正成为中拉经贸关系中的新亮点，由传统的优惠贷款贸易开始转向资源开发型、基础设施建设型、货币互换等多种金融合作形式。此外，中国还通过援助项目，与古巴、圭亚那、苏里南、多米尼克、厄瓜多尔等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其中水产养殖、水稻种植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要的合作领域。综合来看，中拉经贸关系形成了“贸易和投资并重，金融合作正在转型，并以援助促进经济技术合作”的多样化格局。

第五，向双边关系机制化建设跨越。中国同绝大多数建交的拉美国家建立和完善了涉及政治、经贸、科教等诸多领域的磋商或对话机制。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建设不仅是适应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是深化中拉关系发展的制度性安排。例如，为加强同加勒比国家的经贸合作，2005年中国倡导建立了“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机制。为深化中巴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4月中国与巴西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2009年8月，中国同墨西哥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此外，中国与拉美地区或次区域组织关系的机制化建设也取得了新进展。在保持与里约集团外长级对话的基础上，2000

① 杨万明：《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外交政策之研究（1990—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09页。

② 苏振兴：《2009年的拉丁美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机遇》，载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8—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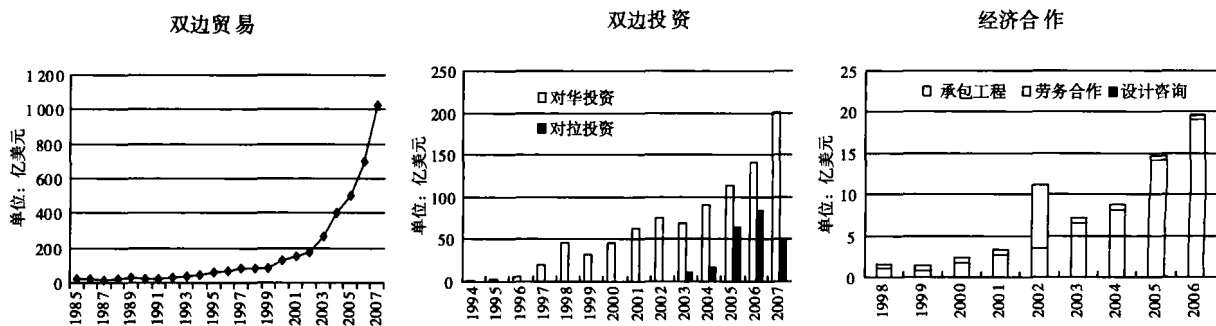
③ 《胡锦涛考察中巴航天航空合作项目》（2004年11月15日），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6日，第1版。

④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新华网，2008年1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5/content_10308177_1.htm

⑤ 哈维尔·桑蒂索主编，王鹏等译：《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⑥ 商务部网站进出口数据统计。<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tongjiziliao.html>

图1 中拉经贸合作的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2008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中国又与安第斯共同体建立了部长级的政治磋商机制。目前，中国还是加勒比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并已成为美洲国家组织、拉美议会、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关系与整体中拉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拉美地区组织已成为中国领导人进行对拉美政策宣示的重要平台”^①。

第六，向加强国际多边合作跨越。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与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的关系正逐步由双边向全球层次迈进，这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多边领域联合设置议程和谈判的能力。在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WTO多哈回合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等多边领域，中拉怀有诸多共识，双方可积极协调立场，扩大合作。

——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而言，中国可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大国保持沟通、磋商，支持增加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美国著名智库“美洲对话”认为，中国与拉美国家对很多国际事务的判断趋于一致，在联合国的投票趋同倾向明显^②。2009年6月，“金砖四国”峰会发表的共同声明指出，重视巴西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其希望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③。

——为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和表决权，中国与上述拉美3国可在G20、“金砖四国”、G8+5等框架内积极磋商，推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2009年3月，中国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④，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对此作出了积极回

应。巴西总统卢拉明确表示，中国提出的创造一种可以替代美元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有效且恰当”，并指出巴西与阿根廷建立的双边贸易用本地货币结算的体制与中国的建议在大方向是相似的^⑤。

——为创建公正、合理、开放、非歧视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国与拉美国家可在WTO内保持密切合作。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启动以来，进展缓慢，目前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而陷入僵局。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积极而有建设性的作用。与中国立场相似，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也强烈要求多哈回合谈判结果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更多农业发展空间，以使其能够更快融入全球经济，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框架下，中国与拉美国家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双方加强合作提供了政策空间。为维护中拉双方的共同利益，可敦促发达国家落实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

① 杨万明：《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外交政策之研究（1990～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112页。

② Jorge I. Dominguez, “Chin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Shared Gains, Asymmetric Hopes”, *Inter-American Dialogue, Working Paper*, June 2006, pp. 12–13.

③ 《“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年6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7/content_11553282.htm

④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年3月23日。http://www.pbc.gov.cn/detail_frame.asp?col=4200&id=279&keyword=&isFromDetail=1

⑤ 《巴西认为中国提出的国际储备货币建议“有效且恰当”》，新华网，2009年3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27/content_11081349.htm

综上所述，在“跨越式”发展阶段，中拉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扩大合作而获得更好的发挥；彼此可以把对方作为市场多元化选择的重要对象；经贸合作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合作链条的延伸和合作领域的拓展；双方为保护共同利益，加强在国际领域的多边合作更为迫切。当前，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刚刚开始，作为“跨越式”阶段的重要标志，经济因素将为中拉关系进一步实现深度“跨越”持续注入动力。

三 中拉关系发展中的经济因素

中拉关系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出“跨越式”特点，其根基是双方 50 多年“累积式”友好合作中形成的政治互信和价值认同，重要的催化因素则是双方经济增长的共同需求，是双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2003~2008 年，拉美经历了战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GDP 累计涨幅近 30%^①。同时，2003~2007 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稳的 5 年，年均增速 10.6% 且年度波幅不超过 1 个百分点；20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 GDP 增长略有回落，但仍然达到了 9%^②。中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推动了资源丰富的拉美的经济增长，为拉美提高贸易收入和改善基础设施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其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增长。目前，经贸合作成为中拉双方实现合作共赢的有效途径。拉美是中国主要的对外经贸合作伙伴，在对中国工业原料和能源供应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中成为战略性支点之一。

（一）中拉互为对方主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经过“累积—跨越式”发展，中拉双方形成了涵盖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全方位经贸合作，彼此成为对方主要的对外经贸合作伙伴。

贸易在中拉经贸合作中占据最大份额。据商务部统计，2008 年中拉贸易额达到 1 434 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拉美出口 715 亿美元，出口品中 73% 左右为消费品和资本品，25% 是中间产品，原材料所占比重不足 1%；中国从拉美进口 719 亿美元，进口品中约 66% 是原材料，23% 是中间产品，11% 为资本品和消费品。目前，拉美在中国对外贸易地区排名中列第 4 位，中拉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6%，出口的 5%，进口的 6.3%；中国则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拉贸易占拉美外贸总额的 7.4%，出口的 4.9%，进口的 9.8%^③。

直接投资也是中拉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据商务部公布，截至 2008 年，中国在拉美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存量约 248 亿美元，占中国 FDI 累计存量的 14.6%；拉美累计对中国实际投资 1 126 亿美元^④，约占中国吸收外资存量的 14%。中国企业在拉美的经营范围涉及贸易、工程承包、生产制造、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投资等领域，而拉美企业多数在华从事制造业和房地产业^⑤。

经济合作在中拉经贸合作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商务部统计数据示，截至 2008 年，中国在拉美累计签订承包劳务和设计咨询合同 168 亿美元，完成 126 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累计完成额的 4%^⑥。

（二）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利益

1. 拉美是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

拉美是全球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重要出口地，而中国在此类产品上有着很大的供应缺口，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铬、镍、钾、化纤原料等重要原料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 50%。在这样国际供需格局下，拉美在中国工业原料的供应中占据重要地位^⑦。目前，拉美一方面向中国大量出口植物产品（如大豆）、金属（如铜、铁、锡、铝等）和矿石等（如铁矿石、铜矿石和贵金属矿石等）初级产品，而且增势迅猛；另一方面稳定地满足着中国对木浆、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和动植物油脂等中间产品的需求。而拉美在全球市场和进口中的地位，使其在中国工业原料供应方面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图 2）。

首先，拉美是中国部分进口工业原料的不可替代供应地。拉美在中国此类产品进口中的份额超过 1/3，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超过 2/3，形成了近乎垄断的局面。这些产品包括大豆、豆油、鱼粉、铁、铜矿砂及精矿等，占拉美对中国出口的 30.8%。

① ECLAC,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2009*, Santiago, Chile, July 2009, p. 51.

② 2003~2007 年数据引自中央政府网：http://www.gov.cn/jrzq/2008-02/19/content_893773.htm；2008 年数据引自《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③ 中国数据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新闻和统计资料整理，为 2008 年数据；拉美数据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整理，为 2007 年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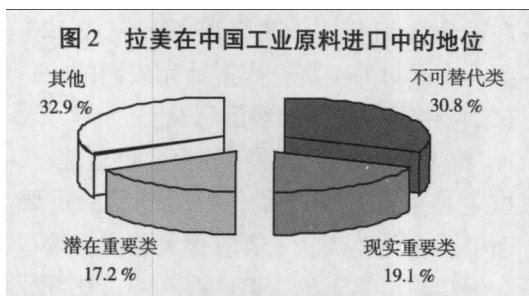
④ 数据源自中国商务部投资统计。业内对这个数据似持有异议，疑存在“迂回投资”现象。

⑤⑥ 以上数据均引自中国商务部网站新闻和统计资料。

⑦ 根据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其次，拉美是中国部分进口工业原料的现实重要供应地，在中国的进口中超过1/3，在世界出口中占1/3~2/3。这些产品包括动植物油脂、糖类、钾盐、木浆、甘油、卤素、铜和金，铁、锡、钨和贵金属矿砂及精矿等，占拉美对中国出口的19.1%。

最后，拉美是中国部分进口工业原料的潜在重要供应地。目前，拉美在中国此类产品进口中的份额不足1/3，但在全球供应中所占份额超出了1/3，因此有望在中国进口中的比重得到提高。这些产品包括柠檬油、硝酸钠、未精炼铜，锰、铝、铅、锌等金属矿砂和矿渣等，占拉美对中国出口的17.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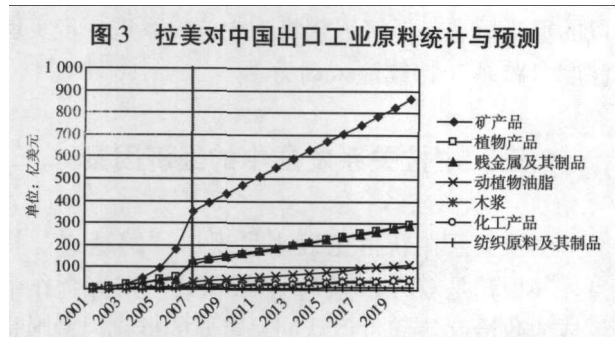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

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进一步强化了拉美的不可替代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要实现这个目标，年均GDP增速至少须保持为7.2%。根据这一“倒逼机制”，通过对2020年中国主要产品的贸易情况进行模拟，我们可看到：油料作物、糖、植物纤维、能源、矿产品和林产品的净进口将明显上升。图3基于历史参数对中国从拉美的主要进口产品加以预期，从中看到，2001~2007年拉美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原料保持了总体上升态势；在其他条件不变假定下，2020年之前此类产品的数量还将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其中，金属产品和木浆的平均增速超过6%；矿产品、植物产品和纺织原料的平均增速将超过7%；化工产品和动植物油脂的平均增速则达到10%左右^②。事实上，2003~200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均达到或超过9%。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至少还将赢得一个高速增长期，即使仅按2020年来测算，中国对上述产品也将产生更大的需求^③。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对基础性产品存在巨大需求，拉美地区仍将在中国经贸战略部署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2. 拉美是中国能源来源地多元化的现实选择。石油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约占1/5，是仅次于煤

炭的第二大消费部类。自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和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2008年，中国石油（包括原油、成品油、液化石油气和石油产品）净进口量达20067万吨，原油进口量为17889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1.4%，原油对外依存度也达到48.5%，均为历史最高水平^④。



注：以2005年价格计算。其他各年价格根据穆迪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年末数据进行了调整（<http://www.indexmundi.com/commodities/?commodity=commodity-price-index&months=120>）。

资料来源：2008年前数据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2008年后数据根据前期数据预测。

石油进口依存度提高使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为防范、化解石油进口来源地过度集中的风险，近年来中国推行了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拉美可作为扩大石油进口的战略替代选择。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后拉美成为中国稳定的石油供应地，2002年后其对中国石油出口额迅速增加，由600万美元增至2007年的52.9亿美元，在中国石油总进口额中的比重也相应从0.3%升至5.5%（图4）。2008年，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等拉美主要供油国共计向中国出口石油1650万吨^⑤。

经过近七八年的发展，拉美在中国能源来源地多样化战略中的重要性已初步显现。一方面，拉美

① 以上数据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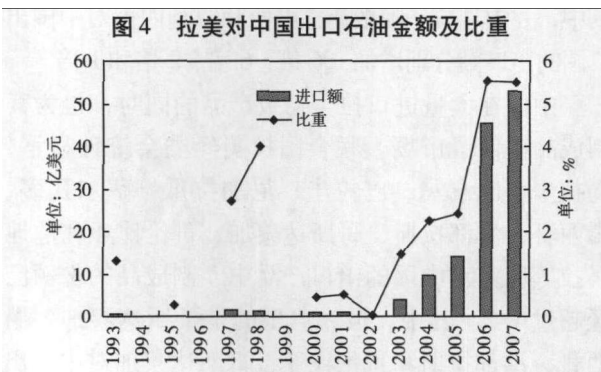
② 本预测基于前期中国从拉美的进口，假设2020年前中国GDP增长率为7.2%，未发生节能型技术进步，且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矿产品的统计中不包括石油。

③ 厉以宁、林毅夫、樊纲、海闻、盛洪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还可保持二三十年；曾培炎、胡鞍钢、王小鲁、张卓元、陈东琪等经济学家对2020年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均超过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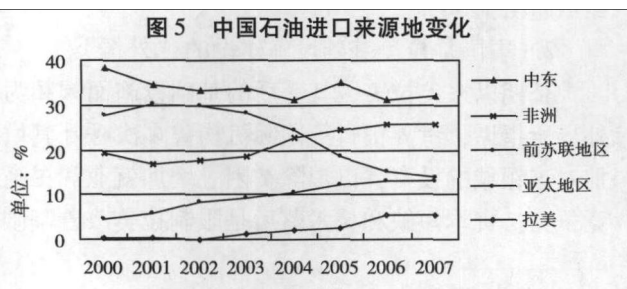
④ 杨上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载《国际商报》2009年6月22日，第2版。

⑤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9, p. 20.

是中国石油五大进口来源地之一，其相对地位不断提升。如图5所示，2000年以来，在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地排名中，拉美始终位列第5位，但所占比重显著上升。与之相比，中东稳居第1位，所占比重相对稳定；非洲和前苏联地区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3位；亚太地区所占比重大幅下降，由第2位降至第4位。另一方面，拉美是中国创新海外能源合作方式的领先地区，其供应稳定性通过一系列“石油换贷款”协议得到了保障。“石油换贷款”协议是中国近年采取的一种全新的贸易形式，实现了贷款和石油资产的互换，保证了合约期内石油的供应量，使中国摆脱了单一的陆地或海上储备方式，走向合约储备方式。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安哥拉和哈萨克斯坦等6国签署了此类协议。其中同拉美3国的协议总值为190亿美元，占已达成协议总额的38%，可确保中国未来2~10年内每年从拉美获得2000万~3000万吨石油供给^①。



资料来源：根据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和《BP世界能源统计》（2007~2009年）整理。



注：根据金额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

拉美的石油储量水平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还将使其在中国的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公布，2008年拉美已探明石油储量290亿吨，占世界总

储量的10.7%，仅次于中东（59.9%）居世界第2位；石油产量4.9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2.5%，位居全球第3位（中东与前苏联地区所占比重分别是31.9%和15.8%）；出口石油共计2亿吨，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0%，仅次于中东的45.4%和前苏联地区的15.8%。同年，拉美对中国出口占其石油出口总量的比重仅为0.8%；与之相比，对中国出口所占比重在亚太、非洲、中东和前苏联地区依次为16.7%、14.5%、10.3%和7.2%。可见，拉美为中国石油来源地多元化战略留有较大的相对和绝对空间，继续提高其在石油进口总量中的份额有助于中国构筑能源主动安全防御体系。

3. 拉美是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战略性支点。

由于拉美市场拥有地理、资源和国际经济地位等方面的优势，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布局海外的重要支点之一。

首先，拉美是中国企业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落脚点之一。中资企业在拉美通过投资油田、铁矿和铜矿等项目，形成了在资源产地的战略性部署，获得了稳定的资源供给。在能源投资方面，中石油和中石化等企业通过收购和参与国际招标等方式，获得了在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的多块油田的开发项目。2008年仅中石油南美公司原油产量就达到1056万吨^②。在铁矿投资方面，首钢总公司购买了年产能1000万吨秘鲁铁矿公司的全部资产，获得了670平方千米矿区内矿产资源的永久性勘探权、开采权和经营权^③。在铜业投资方面，五矿集团、紫金矿业公司和中信公司等先后获得在智利和秘鲁的铜矿开发项目。其中，仅中铝公司在秘鲁取得开发选择权的托洛莫克铜矿就拥有当量金属资源约1500万吨，约相当于中国国内铜资源总量的19%；年产铜金属规模可达约25万吨，

① 《中国已签署6份石油换贷款协议》，隆众石化商务网（http://www.oilchem.net/news/1_1_179663.html），2009年7月15日。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安哥拉和哈萨克斯坦所签署的“石油换贷款”协议额分别为250亿美元、100亿美元、80亿美元、10亿美元和50亿美元。

② 《中国拉美合作 能源先行》，新华网，2009年2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2/27/content_10910997.htm

③ 《中冶国际董事长李述宽访问秘鲁首钢秘铁公司》，中冶网，2009年7月23日。<http://www.mcc.com.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0222>

相当于中国铜精矿年产量的 1/3^①。

其次，拉美是中国企业境外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拉美具有开展加工贸易的三大优势：一是拉美本身就是一个人口超过 5 亿、GDP 超过 3 万亿美元的大市场；二是拉美临近美国和加拿大，具有进入这两大市场的天然成本优势；三是拉美拥有庞大的自由贸易网络，据 WTO 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底，全球已生效的 183 个区域贸易安排 (RTA) 中，涉及拉美的就有 35 个。通过 RTA，拉美产品可以免税或以低税率进入全球主要市场。受上述优势吸引，近年来一批中国企业在拉美建立了生产加工基地，开展加工装配业务。其中，投资主体多为技术成熟、管理先进和信誉良好的企业；投资领域多为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机械、原料药等行业；投资区域涵盖拉美 20 多个经济体。中国在拉美的生产加工基地多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不少企业还通过合理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绕过贸易壁垒，拓展海外市场，并带动和扩大了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和零配件出口。

第三，拉美还是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站点之一。通过在拉美投资设厂，部分竞争力较强的中国企业形成了全球性的区域布局，有利于扩大市场辐射面，规避单个市场的风险。如华为的拉美分支包括销售中心、服务中心、物流中心及培训中心等一系列配套体系。2008 年华为 75% 的销售额来自海外市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来自拉美地区的营业增长有助于其规避负面冲击^②。又如奇瑞汽车继在埃及、伊朗、乌克兰、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建立汽车生产厂后，又在乌拉圭与阿根廷 SOCMA 集团合资组建了生产基地，将销售覆盖面扩大到了全球汽车销售额位居第 4 的拉美地区，对其品牌未来在国际汽车产业链中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拉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1. 中国是拉美的“贸易天使”。

中国从拉美进口大量初级产品，有助于后者提高贸易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展中心在题为《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对于拉美，中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贸易天使’，因为它为这一地区的初级产品提供了销路。因此，中国对拉美的贸易影响是正面的。这一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的猛增，间接表现为贸易条件的改善。”^③ 据此论断，中拉贸易在两方面促进了拉美初级产品的出口。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中

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带动了拉美相关国家的出口量上升。根据 OECD 的上述报告，“按名义收入计算，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呈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其中，仅在 2000~2003 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对中国的出口量就分别增加了 1000%、500%、360% 和 240%^④。其次，中国的巨大需求带动了拉美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提升。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2000~2007 年之间，中国新增需求占全球豆油消费增长的 1/2、大豆的 1/3、精炼铜的 1/2、精炼铝和锌块的 3/4、钢制品的 1/3、石油的 35%，这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使得拉美相关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和秘鲁获益最大，它们的出口价格依次上升 14.8%、10.5%、13.5%、6.8%、23.8% 和 12.7%，而拉美整体的出口价格也提高了 6%^⑤。由于量价同涨，拉美对中国的出口收入显著增长。2000~2007 年，拉美对中国的出口额增加 9 倍，其中，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四大对中国出口国的出口额分别增加 106 倍、6 倍、2 倍和 1 倍。

中国在大量进口拉美初级产品的同时，也为其制成品提供了市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显示，乌拉圭、巴拿马、巴拉圭、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墨西哥、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份额已经超过 1/2。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对中国出口产品的 93% 为高技术产品，如微电路和通讯设备等；其余 3 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中，技术型产品的比重超出了 50%^⑥。

2. 中国是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的“外援”。

长期以来，拉美因其落后的基础设施而频频为外界所指诟，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曾多次呼吁其增加对该领域的投资，以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提高竞争力。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是限制拉美改善基础

① 《中国铝业与秘鲁矿业公司签署特洛莫克铜矿项目行权合同》，中国矿业网，2008 年 5 月 7 日。http://www.chinamining.com.cn/news/listnews.asp?classid=159&siteid=137333

② 《华为 2008》，华为公司网站。http://www.huawei.com/cn/corporate_information/huawei2008.do

③④ 哈维尔·桑蒂索主编，王鹏等译：《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第 3 页。

⑤⑥ 以上数据均引自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 Pacific. The Link with China. Chile, Santiago, October 2008, pp. 27 - 29, p. 27.

设施的根本原因，而中国通过工程承包的形式直接参与了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通过创新合作方式帮助其消除上述两大瓶颈因素的制约。

近年来，中国工程企业多次参与拉美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中信国华承担了巴西坎迪奥塔火电厂项目和委内瑞拉社会住房项目，中石化承担了巴西天然气管道项目。多个项目采取“融资+EPC总承包”形式，借助中信集团、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将项目建设、技术输出和资本输出结合在一起，解决了拉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资金不足与技术落后的问题，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溢出效应。以2009年7月31日中铁工集团与委内瑞拉签署的“迪纳高一阿纳高段铁路施工设计总承包合同”为例，该项目合同总金额75亿美元，由中委联合基金提供融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基金注资80亿美元），中铁工承担全程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工程的开工建设有望为委内瑞拉创造1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和5400个间接就业岗位。工程完工后将与其他铁路线形成网络，有助于完善委内瑞拉的路网设施^①。

四 关于中拉关系“发展利益”的五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拉关系五个阶段呈现出“累积—跨越式”发展特点，双边经济关系亦从零星、小额贸易逐步发展至涵盖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全方位经贸合作（图6）。这种发展模式是中国与拉美在不同历史时期外交互动的结果，不仅折射出双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时代特性，而且还蕴含着双方外交指导思想的演变。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②。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秘鲁国会演讲时再次指出，“发展是中拉最为紧迫的任务，中国和拉美的发展都处于关键时期，也都是对方的发展机遇”^③。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外交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更加重要，必须更好地为巩固和发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新形势下，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④。

胡锦涛总书记在上述论述中对“发展”、“发

展机遇”和“发展利益”递进关系作出的重要判断具有缜密的内在逻辑性，它既是对以往中拉关系60年的一个高度概括，也是对未来中拉关系的走向作出的战略判断，为中拉关系的发展前途指明了方向。中拉关系60年“累积—跨越式”发展特点完全符合中拉双方的“发展利益”，用“发展利益”的眼光看待和总结中拉关系60年不仅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而且用“发展利益”来判断和指导未来中拉关系的走向，也完全符合中拉双方合作共赢的良好愿望和光明前途。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的重要论述，应成为新时期指导中拉关系乃至对外关系交往与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当前和较长时期内，中拉关系的“发展利益”中“台湾因素”毫无疑问仍应是中国在拉美的核心利益，但因其具有复杂性，且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正日趋转变为中国在拉美的“常规利益”；而中拉双方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利益则逐渐上升为“发展利益”的核心地位，即经济利益正日益成为中拉关系中的核心利益。中拉双方核心利益“重心”的转变，既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也符合广大拉美国家的“发展利益”。为此，中拉关系要为“发展利益”服务就自然成为中拉双方的一个共同诉求。中拉关系面临的这种微妙变化与转型既是中国和拉美双方自身发展的潜在需求和必然结果，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使然和必然趋势。只有从这种“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动态“国家利益观”的高度来审视拉美，才能真正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从战略高度重视拉美的重要指示^⑤。

（一）经济发展已成为实现中拉双方“发展利益”的重中之重

随着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的调整以及国际形势的

^① 以上数据均引自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网站。<http://www.crecept.cn/information/informationdetail.jsp?ID=20090804084308099&type=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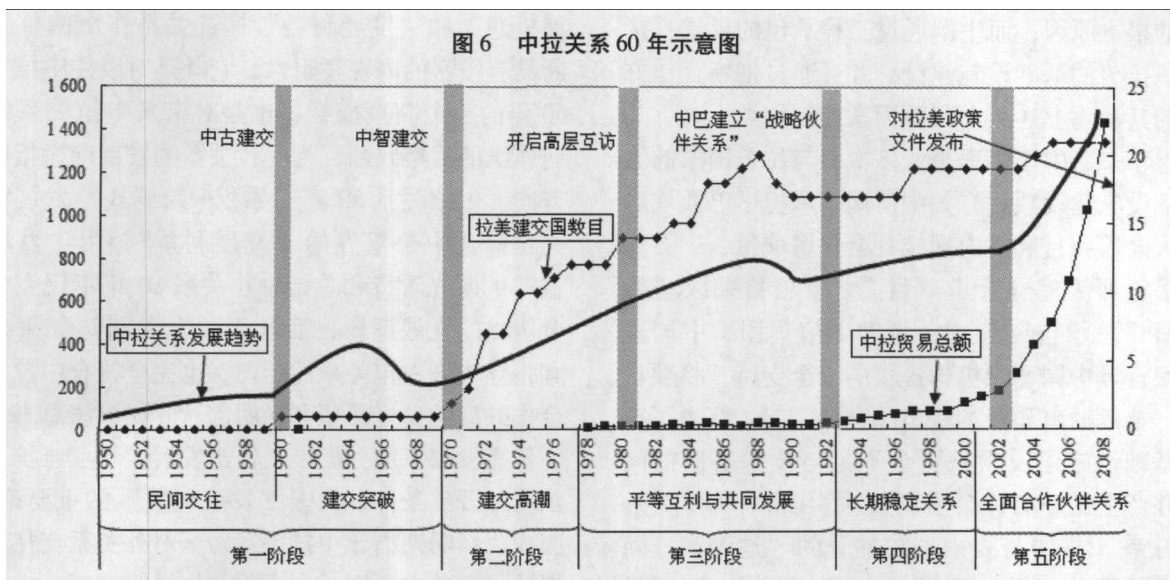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23/content_4999294.htm

^③ 胡锦涛：《共同构筑新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08年11月20日），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2日，第3版。

^④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载《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第1版。

^⑤ 胡锦涛：《共同构筑新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08年11月20日），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2日，第3版。

图6 中拉关系60年示意图



注：左侧数据为中拉贸易额，右侧数据为中国与拉美的建交国数。“中拉贸易总额”单位为亿美元，以美元当前价格计算。1950~1960年以及1961~1976年中拉贸易额年度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内容总结绘制。其中，中拉贸易总额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线统计手册”（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line）。

变化，中国在拉美的利益倚重点呈现出动态性调整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利益在中拉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即确立政治互信以及扩大和巩固外交关系是中国对拉美外交的重点。改革开放后，尤其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对拉美的关系应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宗旨，经济利益在中拉关系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且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在更高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为外交工作的重大任务。与之相应，拉美在中国资源性产品供应和市场多元化方面的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也随之转变为中拉双方“发展利益”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第一，“战略性矿产资源”是中国在拉美“发展利益”的核心。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本世纪头2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同时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就是其正处于第二个经济高速增长期，对资源型产品存在巨大需求。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研究，到2020年中国所需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短缺”和“严重短缺”的矿产达19种之多^①。这19种矿产中，有10余种已经是拉美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而除了铬和金刚石之外，拉美其他17种矿产的储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整体禀赋优于非洲

和矿产大国澳大利亚，尤其在铜、锡、镍、铝土矿、铁矿石、金和石油（依次占全球储量的52%、30.9%、23.8%、18%、11.5%、11.6%和10.7%）等战略性资源方面，拉美的储量优势十分突出^②，是弥补中国矿产资源未来供应缺口的重要地区。在2009年中铝公司并购力拓受挫、力拓与必和必拓铁矿业务合并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中国打破国际铁矿石垄断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拉美在较长时期内作为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地的地位将难以撼动，进而铁矿石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对中国在拉美的核心利益而言已凸显为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③。

第二，“富有潜力的市场容量”是拓展中拉双方“发展利益”的关键。拉美市场潜力很大，可成为中国扩大海外市场的主要选择。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交工作要把有效应对国

① “短缺”的矿产有：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锡、铅、镍、锑、金10种；“严重短缺”的矿产有：铬、铜、锌、钴、铂族元素、铯、钾、硼、金刚石9种。

② 数据引自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09）：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mcs/>）。在中国短缺矿产中，非洲除了锌、钾、硼之外，其他16种资源的储量丰富；澳大利亚富有除了石油、硼、锑、钾、铂族元素和金刚石之外的13种资源。

③ 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等3家铁矿石供应商控制了70%以上的全球铁矿石海运市场。其中，必和必拓公司50%、力拓公司50%和淡水河谷公司30%以上的铁矿石产量被出口到中国。

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作为重要任务”^①。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渐进性特征，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外需的局面在 2020 年之前很难发生根本性扭转，这将使整体经济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仅以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为例，由于美欧等主要市场订单萎缩，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企业大批停产。受此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 2009 年预计约有 2 500 万农民工面临就业压力^②。为规避外部市场风险，中国必须继续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而拉美以其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优势成为可选的主要市场之一。

第三，巨大的经济需求同样符合拉美国家的“发展利益”。首先，初级产品在一段时期内仍将是拉美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中国需求是确保拉美获取稳定贸易收入的重要因素。以巴西为例，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兼基础原材料价格下跌，其出口收入大幅萎缩，仅 2009 年前 5 个月环比下降已达 22%^③。与整体出口下降的趋势不同，由于中国采购的强劲需求以及铁矿石价格在谈判一再推迟的情况下高居不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上半年出口额逆势上涨 7.7%，达到了 55 亿美元^④。其次，扩大制成品比重是拉美未来结构调整的重点内容，中国能够为其提供发展所需的市场。目前，拉美多数国家制造业竞争力不足，这是其对中国出口制成品比重低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进口中的比重已超过 80%，随着拉美产业的提升，中国具备为其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市场的潜能。再次，完善基础设施是拉美中长期的主要发展目标，而中国能够向其提供必须的资本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是全球第六大对外投资国，具备资本优势；同时，中国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国际运营经验，2008 年已有 51 家企业入选“全球 225 强国际承包商”（拉美仅 4 家企业入选），8 家企业入选“全球 150 强国际工程设计公司”（拉美无企业入选）。因此，中国企业有条件继续以直接投资或工程承包的形式，满足拉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⑤。

综上所述，“发展利益”是现阶段和较长时期内中拉双方共同追求的核心利益，而深化中拉经贸合作，积极探索中拉双方“发展利益”新的增长点重中之重。

（二）扩大资源型产业投资是实现中拉双方“发展利益”的有效途径

第一，扩大对拉美资源型产业的直接投资是中

国确保实现在拉美经济利益的必然选择。中国对拉美资源型产业的直接投资相对滞后，一方面，中国曾错失 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私有化期间入股资源型企业（如铁矿）的重大机遇；另一方面，现有投资量不足以形成产业影响力。在石油、大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方面，投资滞后使得中国陷入大量进口但缺乏定价话语权的尴尬局面。仅以铁矿石为例，2003~2008 年国际铁矿石协议价累计 397.8% 的涨幅使中国额外支付近 7 000 亿元，超额支出达到同期国内钢铁企业利润的 2 倍^⑥。从中长期来看，资源供给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参与或参股拉美资源型产品基地，实现稳定资源产品价格和供应的战略目标。2008 年下半年以来，受产能释放、需求放缓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重要矿产品，如原油、铜、铝等出现了价格整体回落、波动态势，国际矿业进入了新一轮调整周期。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矿业企业迎来了到拉美并购资源型企业资产的新机遇。中国应借机扩大对拉美的能源、矿产、农业等资源型产业的直接投资，还可以把国内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拉美转移，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生产基地，就地销售。上述扩大资源型产业投资战略既可优化中国国内的资源配置，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又可缓和国内过剩生产能力与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的矛盾。

第二，扩大资源型产业投资完全符合拉美资源大国的“发展利益”。拉美资源大国在一定程度上都面临着资金或技术约束，这显然不利于其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吸引中国资源型产业内的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上述约束，还可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完全符合中拉合作共赢的需求，符合拉美获取

①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载《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21 日，第 1 版。

② 王世玲：《2500 万农民工面临就业压力 就业社保制度将提速》，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09 年 2 月 3 日，第 5 版。

③ 《巴西政府为出口企业解困》，新华网，2009 年 6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6/22/content_11581157.htm

④ 《中国需求助推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上半年出口逆势增长》，引自中国商务部驻巴西经商处网站，2009 年 7 月 29 日。<http://b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907/20090706-425730.html>

⑤ 美国《工程新闻纪录》杂志（ENR）网站：<http://enr.construction.com/people/toplists>

⑥ 《日本大财团铁矿石谈判中怎样布局》，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网，2009 年 7 月 24 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7/24/content_2771521.htm

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巴西为例,新近发现的图皮油田和卡里奥卡油田等使其成为潜在的石油大国,但由于上述油田均地处深海,开采技术难度大且成本高昂。据瑞士联合银行估计,开发新油田将需要约6 000亿美元的投资^①。无疑,引入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国际投资者有助于巴西加速石油开发,分担可能存在的技术研发风险和投资风险。与巴西类似,委内瑞拉在石油开发利用方面同样受到制约,石油勘探、开采技术落后,重油提炼能力更加缺乏,因此,中国石化类企业不仅能为其投入扩大生产所需的资本,还有助于提高其石油的开发利用率^②。

(三) 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是实现中拉双方“发展利益”的共同要求

贸易是中拉双方实现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然而近年来中拉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成为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不谐之音。WTO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拉美对外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对象,拉美对中国反倾销的强度已超越其对中国贸易的实际水平,也超出世界对中国反倾销的平均强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更加频繁,中拉贸易摩擦有加剧之势。短期内,中拉贸易摩擦干扰了中国对拉美的出口,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而中长期内,贸易摩擦会使中拉双方同时出现福利损失,侵蚀双边贸易的根基,不利于中拉经贸的健康良性发展。

产生中拉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双方竞争力的冲突,而诱发因素则是中国在拉美的贸易过度集中。商务部贸易统计数据表明,75%以上中拉贸易发生在中国与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5国之间;同时,中国与拉美多数国家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仅同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等少数国家发生产业内商品交换^③。贸易的高度集中导致中国部分出口产品对伙伴国的竞争性产业形成一定冲击,从而极易引发双边贸易摩擦。降低集中度是缓解中拉贸易摩擦、促使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中拉贸易存在多样化的现实空间,中国可以继续拓展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竞争冲突较弱的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双边贸易的国别突破;而与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等竞争冲突较强的国家,则可以进行机电、纺织和化工等部门内分工合作,发展产业内贸易,实现双边贸易方式的突破^④。

(四) 提升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是实现中

拉“发展利益”的历史必然

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努力使我国在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文化”^⑤。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加强人文交流有助于推动中拉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回顾60年历史,新中国同拉美国家大都是“先从文化交往开始,逐步增加和扩大其他方面的接触,最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⑥。近年来中拉人文交流日趋活跃,双方文化团组互访、互办文化活动持续不断,人员往来不断增多。但是,由于地理因素、文化差异等多种原因,双方民众相互了解依然不够深入,在中拉经贸迅速发展的同时,拉美出现了关于中国“新殖民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论调,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为提升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中国可通过不同渠道、以不同方式把传统特色文化向拉美人民推介,并借鉴吸收拉美的优秀文明成果,使中拉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⑦。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可发挥其桥梁作用,增强中华文化在拉美的影响力,促进人文交流,传播和谐理念。同时,因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拉美兴起了“中国热”,“中国模式”受到拉美的政治家、学者们广泛关注。因此,中拉之间可加强以“发展互鉴”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使得拉美的知识精英对中国的发展有更深入、更理性的认识。此外,中国应扩大与拉美的媒体交流,增强中拉直接对话的“话语权”;还应正视西方媒体在拉美的影响,利用其舆论平台为我所用。以“新

① 《巴西:新石油大国》,载《南国今报》2008年11月24日,第18版。

② 《中石油和委内瑞拉签署协议合作进行重油开采和炼制》,新华网,2008年5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13/content_8162051.htm

③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新闻和统计资料。

④ 本文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测算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Balass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从而得出中拉双方在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竞争力对比情况。

⑤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载《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第1版。

⑥ 徐世澄:《中拉文化的特点、历史联系及相互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第53页。

⑦ 胡锦涛:《携手共创中拉友好新局面——在巴西国会的演讲》(2004年11月12日),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4日,第1版。

殖民主义”论调为例，2006年前后，英国《经济学人》曾多次发表文章指责中国为新殖民主义，而在其2008年3月15日题为《新殖民主义者——关于中国资源饥渴的一个14页的特别研究报告》的封面文章中，却一改以往论调，明确指出，“中国的崛起，对拉美来说是互惠互利的，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刺激了拉美的出口；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出口把拉美从其他市场挤出去，更不存在所谓的‘新殖民主义’”^①。这一判断在拉美产生了较大反响，对消除中拉隔阂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见，树立中国在拉美的正面形象，还应扩大中国在西方媒体中的话语权，利用其在拉美的深远影响，积极宣传中拉经贸合作的双赢效果。

（五）深化战略互信是实现中拉“发展利益”的重要条件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日益强烈。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拉等新兴经济体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可替代。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②。目前，中拉关系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尤其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大国的关系正逐渐由双边向全球层次迈进，在国际多边议题中的战略互动逐步增强。在恢复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等诸多新的多边领域，中拉怀有诸多共识，持有相同或类似立场。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诉求，中国与拉美国家可在G20、“金砖四国”、G8+5等框架内，积极磋商，协调立场。随着中拉的利益交融点不断增多，无论是深化双边关系，还是在全球议题中的多边合作，双方不仅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而且还应进一步扩大战略共识，深化战略互信，从战略高度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3. 江泽民：《增进友好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1997年12月4日，第6版。

4. 胡锦涛：《携手共创中拉友好新局面——在巴西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4日，第1版。

5. 胡锦涛：《共同构筑新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秘鲁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2日，第3版。

6.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新华网，2008年1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5/content_10308177_1.htm

7. 杨万明：《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外交政策之研究（1990~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

8. 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

9. 黄志良著：《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10. 黄志良著：《中拉建交纪实》，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11. 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

12. 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14. [委内瑞拉] 德梅特里奥·博埃斯内尔著，殷恒民译：《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15. 沙丁、杨典求等著：《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 洪育沂主编：《拉美国家关系史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

17. 哈维尔·桑蒂索主编，王鹏等译：《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18. 郑秉文：《“新殖民主义”论调破产》，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31日，第A11版。

19. Dominguez, “Chin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Shared Gains, Asymmetric Hopes”, Inter - American Dialogue, Working Paper, June 2006.

20. ECLAC (2008),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 Pacific. The Link with China*. Chile: Santiago, October 2008.

21. ECLAC (2009),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 - 2009*. Chile: Santiago, July 2009.

① 郑秉文：《“新殖民主义”论调破产》，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31日，第A11版。

②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载《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第1版。

Abstracts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the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2009

(pp. 3 – 17)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progres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meet a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In view of Latin America's significance in suppor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handle its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 from strategic viewpoint. China regards the region as a key supplier of raw material and energy resources an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ecipient of its overseas investment. On the other hand, Latin America is seeking to forge closer links with China, hoping it to be a strategic partner to diversify and expand its foreign trade. At the present time, to promote mutual development is growing to be a focal point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although the Taiwan issue is still regarded as the core interest of China in the region. (Zheng Bingwen, Sun Hongbo, Yue Yunxia)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The Path to a New Stage (pp. 18 – 24)

To advance the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to a new stage, it is vital for China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its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 in the past 60 years. China needs to continuously adapt its policies to new situation and learn to smartly exercise its growing national power to meet challenges. As an emerging country, China shares considerable common interest with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steps up their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creates fresh opportunity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it is still necessary for China to stick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featuring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hould be laid as a cornerstone of the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Su Zhenx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the Latin American History in China (pp. 25 – 30)

The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are gaining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which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China's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the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ny understanding of Latin America's major issues require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good command of its history.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in conducting studies on the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 variety of institutes were established to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encouraging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bout the region. However, as a result of a decrease in people's interest and the restriction of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Latin American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has been on the decline since the 1990s, which causes increasing concern in the profession.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juvenate it so as to be able to keep up with newly emerged demand. (Hong Guoqi, Han Qi)

Sino-Latin Ame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e Latest Situation and Policy Choices (pp. 31 – 37)

As an outcom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Sino-Latin American trade has witnessed a decrease. However, the range of decrease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ir respective trade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especially noteworthy that the Sino-Brazilian trade continues to mount up and China is expanding its shares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s of the major economies in Latin America. China makes a ceaseless effort of exploring new cooperative sectors and diversifying cooperation modes, which has given birth to a series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rrangements with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latest situation indicates that China should join hands with Latin America to counter the crisis and cement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y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and tenacious cooperation mechanism. (Yang Zhimin)

An Analysis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p. 38 – 42)

With rapid growth of the Sino-Latin American trade in recent years, China is pumping considerable investment